

历代名妃

张一兵 李福亮 编著



历代名妃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海 滨  
封面设计：王祖珍  
封面题签：李延沛

## 历代名妃

Lidai Mingfei

张一兵 李福亮 编著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印张 148/12·插页 · 字数 29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9,255

---

统一书号：11093·246

定价：2.60元

## 目 录

妇好	1
妲己	14
褒姒	19
骊姬	27
南子	44
西施	50
齐威王虞姬	56
楚霸王虞姬	63
戚夫人	71
李夫人	76
王昭君	81
赵飞燕与赵合德	91
班婕妤	104
冯昭仪	108
左贵嫔	111
张丽华	115
徐贤妃	122

武则天	127
梅妃	146
上官昭容	156
杨贵妃	165
花蕊夫人	196
前蜀王建妃	196
后蜀孟昶妃	199
南唐李煜妃	202
杨淑妃	204
李宸妃	214
张贵妃	225
韦贤妃	234
王昭仪	247
弘吉刺妃	254
万贵妃	262
周贵妃	271
纪淑妃	278
邵贵妃	290
郑贵妃	294
李康妃	315
兴王蒋妃	329
田贵妃	333
董鄂妃	344
香妃	351
珍妃和瑾妃	363

慈禧太后	391
淑妃文绣	420
明贤贵妃	436
福贵人	443

# 妇好

(商·前一三三六——一二九八)

商朝自从第二十代君主盘庚率领臣民将首都从奄地迁到殷地(今河南安阳小屯)，又过去近百年了。迁殷的目的是使商王国更加巩固强大。可这期间经过小辛、小乙两代帝王的经营，国家各方面仍然没有大的起色。商王武丁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但他的羽翼尚不丰满，朝中又缺少得力的左膀右臂。即位三年以来，大小政事都由他的叔父——冢宰决定，而他自己整日不是读书下棋，就是东游西逛，大臣们都难得见他一面。除细心钻研先王留下的典籍之外，武丁花了好多时间到王宫外进行私访，了解国风民情。他在微服私访中认识了才华出众的傅说，不久就提拔他做了卿事(相

当于今天的首相)，他觉得这一切好象做梦一样，于是就说傅说是上帝托梦推荐给他的贤人。因此后来的史书都说武丁梦中得傅说。

一天，武丁换好便衣，没告诉任何人，又悄悄地离开了王宫。走出了好远，发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门敞着，却见不到一个人。武丁感到奇怪，就径直走入前厅。主人是一个老者，他先是一愣，再仔细一看，发现面前站立的是商王陛下，就赶快喊人招待武丁。武丁当然不认识这老者，一问才知道，老者是商王的一个亲族，与武丁一样同姓“子”，在国宴上见过武丁。谈话中，武丁发现这老者原来是个上下古今无所不晓的学者，给先王小乙当过史官，很熟悉历史和祭典。老者请武丁看过自己的书房，又请他看女儿的书房。告诉武丁，他的女儿叫子巧，自幼学习典籍。武丁翻着子巧书案上的《连山》、《归藏》等几部用木板串起来的书，决计让子巧到宫中做些事情，先让她充任“世妇”之职。他把这想法与老者说后，就回宫了。

武丁办事向来很痛快，几天后，一道圣旨传出王宫，子巧就被迎进王宫，以“世妇”这一官职，开始了她的宫廷生活。

对世妇这个官职，子巧很快就熟悉了。初入王宫时，子巧按照祖先传下的规矩，和几个年青的世妇一道，跟着几个年老的世妇学习怎样准确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几个年青的世妇的名字叫妇井、妇良、妇鼠、妇竹、妇同、妇庞。她们的年纪在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人们大都不知道她们原来的名字是什么，因为进宫当了世妇，人们对她们的称呼也必须

按规矩改变。这新称呼的第一个字是“妇”，是“世妇”的简称，第二个字是本人的“姓”。子巧姓子，因此叫做“妇子”。在宫中任职，名字必须记录下来。比如说记录到典册中或礼器上面时，按规矩在本人的姓前面还得加上一个表示性别的符号，所以子巧这时就被叫做“妇好”了（“妇井、妇良……”本来也应写作“妇姘、妇娘……”，因为后世这些怪字多半不用，这里也就只好从简了）。

商代的世妇与周代不同，权力极大，名义上也不是天子妃妾。当然，事实上商王随时可以把世妇们当作自己的妃妾。妇好开始要“实习”一段时间。实习的第一个项目是：“掌女官之宿戒”。王后传下命令，让妇鼠带着妇好实习。妇鼠的年纪和妇好差不多，可入宫作世妇却早一些。这是一个极其妩媚的女子，生性活泼开朗，乐于谈天说地交朋友，但对世妇职权范围内工作却讨厌得要死。她听说新人妇好给她当徒弟，非常高兴，马上赶来寒暄一番，又喋喋不休地把世妇该做的事叙述一遍，同时喊来了一大群归她指挥的男男女女，那里面有受过宫刑的十四个阉人；有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的女奴隶二十人。在宫中，“宿”、“戒”是两件事。“宿”是指妃嫔和其他各类服务人员，如阉人女奴之类，要各按分配好的房间住宿，不得混淆。“戒”是指王宫中凡有祭祀的事，后宫的全体人员要进行总动员，一是提前三天斋戒沐浴，二是大家各按其职守为祭祀活动做准备。因此“掌女官之宿戒”实际上是白天和夜间按时巡查。妇鼠耐着性子领着妇好和阉人女奴们转了一天，第二天找了个借口就溜掉了。到了晚间，方圆数里的王宫里灯火辉煌，妇好在众人的簇拥下巡行。她

看着巍峨高大、绵延不断的宫殿，心中油然生起一种崇高的责任感——我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武丁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她刚刚想把自己的想法和妇鼠谈谈，突然发现妇鼠已不在身边了。她喊了几声，并打算派人去找。这时走来一个女奴，把妇好悄悄地拉到一边，告诉她妇鼠准是找她的情人去了。除了武丁之外，妇鼠在宫中还有好几个情人。今天妇好来带班，这对妇鼠可是个好机会。妇好装作很懂的样子点点头，心里却很有些诧异，觉得找情人的事一定高尚和神秘得不得了。她觉得武丁还可以当个情人，宫中的其他贵胄子弟都是饭桶，怎么能当情人呢？

几个月过去了，妇好除了巡查后宫外，还连续主持了几次祭祀的准备工作。她办事谨严有序、雷厉风行，对臣属要求严格，有功者奖，误事者罚，已经有好几个阉人和小奴在她手下丢了脑袋。这一来，后宫上下肃然，妇好名声大噪。武丁也知道了这些事，但因为那些日子他忙于政务，一直没有时间来鼓励妇好。后来他终于约定了一个时间接见这个新来的世妇。

一天傍晚，武丁在王宫一个偏殿里备下酒席。妇好入座后，武丁就提起了话头。他夸奖妇好工作大有成效，希望妇好能谈谈她今后的打算。面对这位威武英俊的商王，妇好内心充满了崇敬和爱慕之情，但眼下她首先得把自己的工作交待清楚，还应该把自己考虑了好长时间的治理国家、改革政治的意见和盘托出。于是妇好经天纬地，侃侃而谈，武丁听得呆了，立即请来了曾当过建筑工人的卿事傅说。傅说和武丁一样，也只有二十多岁，而现在担任的卿事之职，权力比

冢宰还要大。傅说来到偏殿，与商王和妇好叙过礼节，便开始倾听妇好的意见。妇好是个机灵的女子，对于商王武丁，她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以极深的迷信崇拜着，把他看成天帝派往人间的使者，是关心百姓疾苦的贤良君主。至于这个傅说，他是否与天帝、商王及商王国的人民一条心，是否带着某些卑劣的个人目的来从政，还都不清楚。于是妇好先向傅说探问了好些问题，直到她确认傅说对国家是忠诚的，才又开始谈自己的看法，将父亲和自己钻研了多年的治国之方和盘托出。

这一下武丁和傅说都被折服了。他们俩商量，以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应找妇好听听意见。从这天起，武丁经常来到妇好的宫中，白天在一起高谈阔论，晚间就在一起休息。武丁不仅欣赏妇好的才华，更喜欢她的容貌，世妇虽然不是他法定的配偶，但那时把世妇当成国王的情人是合法的，只不过是不成文法罢了。妇好在这方面既无经验也未得到什么传授，她把对武丁的崇拜和喜欢都化做了纯真的爱情，于是深深地堕入了情网。

由于得到了商王的宠幸和卿事的美誉，妇好在世妇中的地位日升，她的“实习期”很快结束了——严格说是取消了。她开始被委派做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比如有贵宾要到商王国来，妇好就被派去先做准备工作。她要督促商王的后妃妻妾们提前梳妆打扮，要监督阍人和女奴们将丰盛的酒菜准备好。贵宾到来之后，妇好还要和其他世妇一起陪着商王和王后出去迎接，安排宴会和贵宾的食宿。

按照商朝的规矩，王后要经常举行各种仪式，各种具体

的礼节和活动，都要由世妇来主持，王后下面的妃妾则大都只要参加活动就可以了。这项工作妇好当然也多次参与，虽然辛苦，但也可以了解王后及其周围的人，因而可以帮武丁在后宫的问题上出点儿主意，所以她干得颇为起劲儿。

世妇还有一项职责，就是当那些王亲国戚、贵族诸侯们在自己的领地内有重大活动（如举行祭祀、参与战争等）时，商王还要派她们去参加并辅佐其活动。另外商王经常要给一些贵族妇女和得宠的妃嫔颁授爵位，这些获得了爵位的女人叫做“命妇”，她们得到爵位后，按照传统礼节，要到王后那里去谢恩，这个仪式也要由世妇来主持。世妇还要负责将后宫中发生的大事向朝中的主管官员乃至冢宰、卿事、甚至商王本人秉报。妇好在这些活动中多次显示出自己的才智。

妇好还主持过卿大夫的丧礼。

商周时有句老话，叫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天地鬼神和祖先的祭祀以及兴兵打仗。妇好凭着自己聪明能干以及与武丁的特殊关系，入宫不到两年，就开始参与了商王国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祭祀。

最初，妇好的工作是辅佐王后进行祭祀活动。她带领妃嫔和阉人、女奴们把祭祀用的容器、祭物、象征物一一清理，洗涮、安置好，将祭祀用的酒调好，粳米饭蒸熟，然后监督后宫中所有参加人员斋戒（不吃荤食、排除杂念，不做不洁净的事）、沐浴。

后来，武丁将妇好提升为祭司。世妇在祭祀活动中只有

参与权，而祭司则被授权组织和领导一些重大的祭祀活动。当然，这时世妇仍然是妇好的本职，祭司不过是她的兼职。

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妇好一直沉浸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爱情中。她不知道武丁对于她的爱只能是暂时的，不知道她对武丁来说主要是一个得力的臣属，其次才是一个妃妾，绝不能成为有长久爱情的爱人。武丁的后宫里有数不清的妃妾，王后都免不了要受到冷落，何况妇好这样一个在王宫中本来就没有什么根基的年轻女子！可悲的是妇好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并不明智，她象所有初恋的少女那样，向往着那美好的爱情将给她带来的幸福。她知道武丁最喜欢和天地鬼神打交道，最看重祭祀和占卜活动，于是就挑选了许多上好的乌龟壳，将边缘打磨光滑，刮去表面上的杂物，用了几十天时间，整治出五块可以立即用来占卜的龟壳，献给了武丁。

在那个时代，乌龟壳几乎就是无价之宝，何况又是妇好亲手整治出来的呢！武丁非常高兴和感激，他亲自来到妇好的宫中，用丰厚的赏赐、甜蜜的许诺和加倍的爱怜作为报答。

在武丁七年（公元前 1318）左右的时间里，妇好和武丁的亲密关系达到了高峰。武丁经常派妇好主持各种祭祀活动。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了武丁的代理人。

一次，后宫中传出流言蜚语，说有个女鬼在宫中肆无忌惮地活动，影响了后宫的正常生活。于是武丁就派妇好去处理这件事。经过初步占卜，妇好确认，作祟的鬼是商王已经死去的女性祖先妣癸的灵魂。于是妇好奉命对妣癸进行正式的祭祀，以祈求妣癸的宽恕和保佑。

子夜的钟声敲响了。无数火炬把斋宫通往北郊的大道照得通明，祭祀的队伍象一条火龙，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身洁白的妇好显得神圣而崇高，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飘飘然向前移动。走了好久，来到殷商王室的宗庙。队伍在妣癸的庙前散开站好，火光照亮了庙前的广场和祭坛。圆形的祭坛不高，但却很大，足可容纳百余人。一群一丝不挂的俘虏被牵到祭坛旁。一群牛羊也被牵到祭坛旁。手执武器的兵士团团围住。妇好站在祭坛前，凝望东方，一动也不动……

天空渐渐出现了鱼肚白。祭坛上升起了熊熊大火。妇好拿起一块龟甲在火上烧烤，然后迅速扔进水盆。一阵噼啪的爆裂声过后，她拿出水中的龟甲，发现妣癸已将她所要求的祭品开列在龟甲那弯弯曲曲的裂纹中了：十个俘奴，十只羊，两头牛。妇好重又做了一遍，两次兆象完全一样。她放心了。手一挥，助祭递上一把锋利的青铜刀，一个俘奴被牵上祭坛，仰面按在预先摆好的石桌上。其余九个俘奴被一一按倒在祭坛上的石凳上。

当太阳的第一道光线射向天空时，妇好高擎着的青铜刀刷地一声插进俘奴那厚实健壮的胸膛，助祭们也同时将刀插入另外九个俘奴的胸膛。俘奴们的胸膛迅速剖开了，还在蹦跳的心脏装到了青铜盘中，摆到了祭坛上。

下面轮到牛羊了。又是一阵混乱，一片刀光……

妇好洁白的祭服上血污斑斑，而目光却炯炯有神。她要用行动向祖先表示：“我有能力主持对您的祭祀！”祭酒抬了上来。妇好向天空划了一个神秘的符号，拿起一只斝（酒器），盛满了酒向天上洒去……

妇好又拿过龟甲进行占卜，检验祭祀的效果。从密密麻麻的裂纹中，她一眼就看出妣祭满意了。

从此以后，武丁经常委托妇好主持祭祀。那时，祭祀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活动。因而妇好在商王宫廷中的政治地位越发显赫了。她同武丁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了。

武丁经常留宿于妇好的宫中。这引起了王后和其它妃妾们的不满。于是，宫中又有流言蜚语，说妇好本来就不是商王的正式配偶，没有权力获得商王的宠幸，更没权力独霸商王。妇好如果仍然与商王纠缠不休，后妃们就要对她群起而攻之。

这话传到妇好的耳朵里，她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她想，如果她为武丁生了孩子，武丁就会把她立为正式的配偶，这样后妃们就无话可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妇好主持了自己的祈求生子的祭礼。

不久，妇好果真就怀孕了。武丁对这件事也极为关心，经常跑来慰问妇好。妇好生产之前，武丁经常进行占卜，看是生男还是生女，哪天分娩吉利。妇好产前甲申日这一天，武丁得到的占卜结果是：再过三十天甲寅日分娩，不吉利！这是神意，谁也无法抗拒。武丁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妇好。甲寅日终于到了，妇好经过痛苦的搏斗，生下了一个女孩，她还没有看见那个孩子，小生命就夭折了。

妇好又来到神泉旁向高禩神祈求。武丁出于对妇好的宠爱当然也要奉陪。在上次生产后的第一个春天，妇好又怀孕了。生产前九天，武丁又专门进行了一次占卜，结果是：如果

第八天丙子日，晚上阴天，则第九天丁丑日分娩，而且很吉利。后来一切都应验了，妇好生了个儿子，非常健壮。妇好和武丁都高兴极了。

可是，由于妒忌，后妃们对妇好生子的事情极为愤怒。她们联合起来要求武丁把妇好逐出宫廷。她们商量了个计策，让武丁以分封的形式安排妇好到外地去生活，如果武丁不答应，就用流言蜚语将妇好的名声搞臭，使武丁不得不把妇好从世妇和祭司的职位上撤换下来。

在后妃们的压力下，武丁屈服了。这实际上是必然的。因为妇好的容貌虽然很好，但后宫里漂亮女子有的是，何必留恋她一个；其次，妇好是一个经邦治国之材，让她离开后宫或许更能发挥她的才能。于是武丁决定让妇好离开后宫到外地去，在免地分封给妇好一块较大的土地和几座城池，把军事、行政、司法、财政等权力都交给她，使她在免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成为商王朝的辅佐。毫无疑问，这一决定的作出，卿事傅说也参与了。

对妇好来说，这一决定无疑于晴天霹雳！她完全没有料到，这样一点小小的压力就使武丁屈服了，几年的恩爱，卿卿我我、缠绵悱恻，一刹时全部化为乌有。她愤怒，没有人理睬她；她哭泣，没有人同情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这时她才认识到，她还远远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前的她是过于自信了。

几天之后，武丁向国人宣布，妇好被封为免地诸侯，原职一概免去。妇好带着自己的贴身仆从和武丁派给人马凄凄惨惨地离开了京都，向着免地进发。虽然商王给了极为丰

厚的赏赐，却总不能抚慰她心灵的创伤。

到兔地后，妇好一面发展生产，一面扩建军队。她实行了极严厉的管理制度，增大了奴隶的劳动强度，对他们的惩罚也相当残酷。生产效率提高了，领地积蓄增加了，为商王进贡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妇好扩军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商王作战。商王国周围有许多强大的部族，叫做“方”。商王直接掌握的军队有限，不足以与强大的敌军抗衡，因而要召集各地诸侯的兵力协同作战。哪个诸侯的军队最强大，他在商王国中的地位也就最高。妇好扩建军队，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在征讨夷方的战斗中，商代著名将领侯告曾率部接受妇好的指挥。她还曾受命征讨北面的土方，商王以自己的部队殿后，而命令妇好的部队在前面冲锋。

大约在武丁二十年（公元前1305年），与商王国南部接壤的巴方强大起来了，不断地派军队袭扰商王国的边境，劫掠牲口和财产，屠杀百姓。这年秋天，巴方的首领统帅着数千名装备精良的兵士向商王国的南部大举进犯，铁蹄踏过之处皆成废墟，烽烟所至，一片焦土。守边的诸侯抵挡不住，节节败退，警报飞速传入商都殷城。武丁急忙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傅说以下各位大臣及在都城的诸王如子鱼、子商等都来商讨对策。会议决定，都城附近各诸侯军队迅速到都城集结，与城防军一起南下迎敌，较远处的各诸侯军队只调实力最强的妇好一支，其余各守其地，不得妄动。妇好所部得到命令后必须马上绕过殷城南下以策应主力。会议尚未结束，信使们已骑上快马向四面八方飞驰而去。